

從四種穎川家譜之記載看日本長崎華人社會 ——以穎川家族陳氏、葉氏爲中心

鄭瑞明

摘要

早期長崎華人史是海外華人史上的重要課題，不少中日學者早已投注心力，加以研究，成果不能說是不大，但以微觀角度，確實運用原始資料之一——家譜，探究某一家系的形成、結構，進而討論其與日本社會之關係的，則不曾見有，本小文即朝此方向，作試探性的研究。

四種穎川家譜，分由其家族或友人傳抄編輯而成，是即《穎川一族統譜》、《穎川家譜》、《長崎下筑後町穎川家譜》、《長崎本古川町穎川家家譜》，分就穎川三大家系成員的名諱、生卒年月日、墓葬及重要經歷等加以記述。

根據四種家譜的記載，長崎穎川系形成於陳沖一，奠基於穎川藤左衛門陳道隆，而後日益繁衍，因出身、任通事職及居住地之不同，而分成下筑後町穎川家系陳氏、本古川町穎川家系葉氏、本古川町穎川家系葉氏別家三大系。

穎川家系除了世代傳遞而構成其自我家族社會之外，更通過婚姻、認養、建寺廟、擔任通事及從事文教等各項，與日本社會結合，甚至在互動情形下，與其他日本早期的華人一樣走向日本化。

一、前言

日本位在中國東北方，兩者僅僅一水之隔，自東漢以降，雙方即透過海路交通而建構成相當密切的關係。長崎則位居日本九州中西部，由於其本身擁有優良

港灣及政府採行鎖國政策等因素，在近世時期（十七～十九世紀），不但是中日交通的唯一孔道，更是中日經濟、文化交流的橋頭堡。當時一些華人，或以商人，或以文化人身分，在該地營生，組織家庭，雖多已日本化，並發展成混血後裔，卻仍多少保留華人傳統，是即所謂的「住宅唐人」。穎川家系便是其中之一。

長崎穎川家系始祖陳冲一，原籍福建漳州府龍溪縣，約十六世紀末葉航抵今稱鹿兒島的薩摩，再移往長崎。其後裔或親友，一方面為分別族裡父子、親疏、長幼等關係以為維持倫常之依據¹，另一方面為配合「唐通事制度」中的世襲規定，以免職務繼承發生紊亂²，依循中國及日本共通的傳統，撰就《穎川一族統譜》、《穎川家譜》、《長崎下筑後町穎川家譜》、《長崎本古川町穎川家家譜》四種，雖以各支系歷代譜主為主軸，偶而也涉及週邊，是研究日本長崎華人社會的重要資料。過去部分前輩即曾倚之以探究日本華僑社會³，但或許因為主題含蓋面較廣，確實利用的不是很多，個人不揣簡陋，以這種家譜為主要資料，另參酌其他相關資料，試圖以微觀角度探討穎川家族的形成、結構，及其與包括長崎華人社會在內的日本社會之關係，以為將來進一步研究整個長崎華人史的基石。

二、長崎穎川氏家譜四種之評述

誠如前言所敘，本論文之所謂穎川家譜四種，係指《穎川一族統譜》、《穎川家譜》、《長崎下筑後町穎川家譜》、《長崎本古川町穎川家家譜》四者。然而其各自的編集者、流傳情形及內容又如何？實有探討的必要，茲擬依序述之於

- 1 陳師捷先，《中國的族譜》（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民國七十八年七月再版），頁14。
- 2 穎川君平，《譯司統譜》〈序〉（長崎縣史編纂委員會，《長崎縣史》史料篇第四，東京吉川弘文館，昭和四十年三月），頁591。
- 3 如中村實，《近世の日本華僑——鎖國と華僑社會の變容》（箭內健次主編《九州文化論集(二)——外來文化と九州》），東京平凡社，1973年2月24日；李獻璋，《長崎唐人の研究》，日本佐世保親和銀行，平成三年；內田直作，《日本華僑社會の研究》，東京同文館，昭和廿四年九月；劉序楓，《清日貿易史の研究——長崎貿易時代(1644-1861)を中心に》，九州大學東洋史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刊稿，1994年8月。

後。

先就《穎川一族統譜》而言，其出自何人之手，因史缺有間，無從詳攷，但就其記述到第六代穎川又十郎陳道恒(1760-1825)為止這一點加以觀察，由下筑後町穎川家系陳氏第七代穎川源三郎陳道弘(?-1846)編撰的可能性甚高。其流傳情形，亦因係私家家譜，僅供族人傳抄收藏而已，未見對外發行，致無法究明，筆者之所見者，為長崎地方史家渡邊庫輔的手抄本，目前收藏於長崎縣立圖書館，架藏號碼為「渡邊文庫 316・13・331」⁴。至於內容方面，記載長崎穎川氏陳姓本家始祖陳沖一至第六代穎川藤左衛門陳道恒，共計七代(歷時約二百年，1616?-1825)的名諱、出身、行誼、生辰年月日、子女配偶、墓葬、家族等各項，例如記載第四代穎川文之助陳道慶云：

四代穎川文之助，後改名藤左衛門，諱道慶。四郎左衛門(即三代)之婿、即養子也，實父為林道榮之孫林三郎兵衛也。

享保六丑年(1721)石河土佐郡守時，受派稽古通事；同十八丑年(1733)細井因幡郡守大森山城郡守時，受派小通事末席；元文四末年(1739)窪田肥前郡守萩原伯耆郡守時，受派唐通事目附，迄至同五申年(1740)，均在職。

男子三人，長男穎川伊吉郎、次男為任稽古通事之岩永富次郎，三男為任西築町乙名之荒木藤右衛門；女子二人，壹人嫁阿蘭陀人通詞楮林重右衛門為妻，一人嫁井福，不終緣，返實父家，卒。

元文五庚申年(1740)十二月六日卒。葬於分紫山墓所南陽院殿(即二代)之側，是為永祥院圓周道慶陳老大居士。

妣為四郎左衛門之實女，明和八辛卯年(1771)七月十日卒，葬於永祥院元正對面⁵。

該譜的內容，除上述之外，另有兩項值得特別提出，一是對於第一代的親生父親，亦即穎川氏的始祖陳沖一著墨不少，如「穎川陳氏沖一，唐國福建省漳州

4 渡邊氏在其手抄本的最後曾註明：「原本穎川一族統譜，神戶北野丁一丁目穎川藏，大正十三年五月十九日寫。」見頁6。

5 《穎川一族統譜》，頁3-4。

府龍溪縣出生，曾任皇明大醫院官，當明季遭亂逃清，崇禎年間渡薩摩，任薩州侯侍醫，為日本華人移殖史提供不少說明。二是譜後所附〈肥前國長崎稻佐光明山洛南院悟真寺起立〉，對於長崎古刹悟真寺的源起及其與唐人之間的關係也提供了一些訊息⁶。總之，該譜的內容，除針對譜主各代的一些有所記載之外，又兼攝其他，儘管李獻璋先生在《長崎唐人の研究》曾批評該譜內容雜亂，前後顛倒，且和漢文混用而有欠統一⁷，但依管見，不但可倚之以探究長崎穎川氏的來龍去脈，又可因此窺探週邊諸問題，且與其他三譜比較，其成書較早，故為另三譜編撰時的材料依據之一。

次就《穎川家譜》而言，個人所見的渡邊庫輔手抄本是由本古川町穎川葉氏別家第九代穎川君平葉雅文(1843-1919)編輯的⁸，蓋該譜之本譜部分特別詳細記載其個人在1898年退休以前的經歷，而家族部分則涵括比他早逝的繼承人穎川春平(1863-1896)，何況該譜最後還有由他署名所記的小文⁹。內容上則共分本譜、〈家族之部〉、〈穎川新分家〉、〈役筋履歷〉四部分。本譜部分記載始祖陳沖一起至九代穎川君平葉雅文，共八代三百餘年(? 1626-1919)的歷代名諱、生卒年月日、墓葬及經歷等，筆法簡潔明瞭，如記載第四代云：

四代

三代藤七男 穎川藤四郎茂濟 五拾三歲

德光院壽軒圓照居士葉府君 天和元酉年七月十日午生

松林院妙正源大姊 壽長院實母 前妻 寶曆八戊寅年正月六日歿

長春院淨心圓桂大姊田口氏 後妻 寶曆十四甲申歲七月五日歿

元祿十二卯年十月十四日受任構出入口稽古

元祿十二辰年受任稽古通事

正德三巳年閏五月廿三日受任小通事

享保十巳年八月廿三日受任大通事

6 同註5，頁1、5-6。

7 李獻璋，《長崎唐人の研究》（日本佐世保親和銀行、平成三年十月），頁203。

8 渡邊庫輔手抄本《穎川家譜》目前藏於長崎縣立圖書館，架藏渡邊文庫316・13・311。

9 《穎川家譜》云：「凡為長崎之地役人者，其職雖均屬世襲，然……，爰記之，以示後人。君平記」，見頁19。

同十八丑年六月五日卯時歿

在職三十五年

且越前代越簡單，越後代越詳盡。所載家系則由下筑後町穎川系陳氏轉至本古川町穎川系葉氏再轉至本古川町穎川系葉氏別家（家系部分參見後文）。

至於〈家族之部〉則局限於七代以後至第九代的歷代子女共十位，筆法與內容上比本譜更加簡略，如載七代穎川四郎八葉雅之子女云：

藤養院三男 穎川新三郎 行年卅一歲

桂林院池月秋圓居士

安政二乙卯年九月六日卒

〈穎川新分家〉部分，則針對七代穎川四郎八葉雅之長男（即八代穎川君平葉雅範之長兄）穎川篤一家人所作的記載，包括他本人、妻、兩男、四女共八人。敘述簡略，如：

指月院秋錦超光陳公居士 俗名穎川篤一 先名徹三

慶應三丁卯年三月十三日子下刻卒 行年五十歲

四郎八長男

〈役筋履歷〉之部，則在描繪第六代穎川太藏葉良直所創本古川町穎川系葉氏別家在血親及其唐通事職務傳承的來龍去脈，如記載第六代穎川太藏云：

繼養父吉次郎之職、實係穎川四郎太之次男

穎川太藏良直

大玄院敬夫圓豁居士 寶曆五乙亥年三月十八日午刻生

享年三十一歲

同人妻吉岡氏

養源院智妙圓清大姊 天明五乙巳年七月十八日歿

明和七寅年七月廿三日繼養父吉次郎任稽古通事

天明三卯年退休

同五乙巳年四月十四日卯刻病死¹⁰。

10 以上四則引文見《穎川家譜》，頁3、13、16、17-18。

比較上來看，《穎川家譜》所涵括的時間最長、資料最詳實，其指涉的家族人物也最齊全，在四種家譜之中價值最高。可惜過於重視家族人物的血親關係及通事職務之傳承，以致忽略家族的其他作為。而其所以頗具價值，與編集者穎川君平不無關係。有關穎川君平之成就，容後文討論。

再就《長崎下筑後町穎川家譜》而言，其出自何人之手不得而知，但從該譜載至第十代，以及對於第九代僅「穎川四郎次」、第十代僅「穎川源三郎、同人妻初村氏女」如此簡單的記錄加以考量，極有可能是九代以後之一人所編。至於內容方面，以下筑後町穎川系陳氏為主軸，從第一代穎川藤左衛門陳道隆起，至第十代穎川源三郎陳道宏（?-1905）止。約略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運用大量文字，敘述第六代穎川藤左衛門陳道恒（1760-1825）以前歷代先祖的作為，只可惜幾乎完全抄錄《穎川一族統譜》，較為不同的，有二點值得提出：第一，將《穎川一族統譜》那種內容雜亂、前後顛倒的情況加以修正，例如《穎川一族統譜》記載初代穎川藤左衛門陳道隆與分紫山福濟寺的關係時，在述說初代如何邀唐僧赴日，如何建立諸堂伽藍諸事後，又云：「本來泉州方面之船主業已商議好。穎川陳氏沖一，出生於唐國福建漳州府龍溪縣……」，前後風馬牛不相及。行文一段後，又出現「以藤左衛門為檀首，開始寄附香油錢，……」。本譜將之大幅修正，陳沖一之事歸聚一處敘述，「本來泉州方面之船主業已商議好」之下，銜接「以藤左衛門為檀首，開始寄附香油錢」¹¹，事理因此分明。第二，補充《穎川一族統譜》之不足，例如依《統譜》記載初代穎川藤左衛門陳道隆之妻為末次平藏之女兒，但依墓誌銘等資料，實際上末次平藏女兒應是妾，另有原配郭裕寰女兒¹²，而本譜在記述初代之最後有云：「又：娶漳龍郭裕寰之實女為妻，或為南陽院妣瓊林院之母，實際不詳。寬永十七年庚辰卒，諡榮光院桂林妙昌禪尼」¹³。

至於《長崎下筑後町穎川家譜》的第二大部分則是第一代至第十代的簡譜，

11 見《穎川一族統譜》，頁1-2，及《長崎下筑後町穎川家譜》，頁3。

12 參見宮田安，《唐通事家系論考》（日本長崎文獻社，昭和五四年十二月），頁26-27。

13 《長崎下筑後町穎川家譜》（渡邊庫輔手抄本，長崎縣立圖書館藏，架號316・13・311），頁4。

敘述極其簡單，經歷上除第七代穎川藤左衛門陳道弘外，餘均不載，不過出身、名諱等在簡單之中仍被披露，如：

五代 大方院文耕道芳陳公居士

穎川伊吉郎 享年六十八歲

後改藤左衛門 諱道芳文耕 又改藤太夫

壽松院貞林淨操大姊

同人妻 醫穎川鶴翁女

明治五戊子十一月卅日歿¹⁴。

再就《長崎本古川町穎川家家譜》而言，該譜係由神戶舊德島藩士，也是九代穎川君平的舊識堀百千於明治四十三年(1910)四月所編撰，其編撰理由可從譜後所附，類似跋之小文得知：「阿波國長大之前川文藏赴長崎遊學，寓居穎川四郎八君之家，後經該君之斡旋，建麗澤社，以教授唐通事之子弟，後歸國，充舊德島藩儒員。嗣經其介紹，余父德島藩醫井上仲庵(後改不鳴)為醫學，偕書生忠津某(後稱宗庵)赴長崎，亦寓居穎川四郎八君家，歷時一年有餘。時其孫君平甫六歲耳。三十餘年之後，君平歷任諸官，乃至來神戶長稅關，余適為稅關屬吏，在其麾下掌管文書多年。感於宿緣之深，及當前世交之誼，依其高囑，撰就此穎川家譜及時思錄」¹⁵。內容上以本古川町穎川系葉氏為主體，分本譜及〈家族之部〉，本譜專記始祖陳沖一至第九代穎川君平葉雅文(1843-1919)共十代之出身、名諱、生卒年月、妻室、經歷等項，整體來看，五代穎川四郎太葉茂矩(1710-1820)以後才是由堀百千所撰，且前繁後簡，六代的記載甚多，七代比六代少，至第九代則僅作宣示性的記載：

九代 忠良院義勝世寶居士 明治卅四年四月四日歿

從七位勳八等 穎川甲子郎 享年三十七歲¹⁶

平心而論，其價值並不很高，相較之下，反而〈家族之部〉值得重視，蓋其涉及

14 同註13，頁9-10。

15 《長崎本古川町穎川家家譜》(渡邊庫輔手抄本，長崎縣立圖書館藏，架號316·13·311)，頁5-6。

16 同註15，頁2。

養子之實家，如本古川町穎川系葉氏的創家主第三代穎川藤七的生父母周辰官及其姊妹、媳婦之娘家，如第六代穎川四郎太之妻秀月智光信女的父母直入元性居士暨全現妙了大姊，至於衆子女則更包攝其中。其美中不足的是部分只列法號及卒年，如「覺峰圓智信士 寶永三丙戌年二月初三日卒」¹⁷，以致無從探究其身世。

三、長崎穎川家系的形成與結構

論及穎川家系在長崎的形成與發展，理應先探究始祖陳沖一的移殖與初代穎川藤左衛門陳道隆之奠基。

有關始祖陳沖一，四種家譜均有所記載，但誠如前文所述，《穎川家譜》及《長崎本古川町穎川家家譜》兩者不過簡單表格式的記載而已，所能透露的訊息極為有限，而《長崎下筑後町穎川家譜》又多抄錄《穎川一族統譜》，因此，只有以成書較早，資料較多的《穎川一族統譜》為主要依據。《穎川一族統譜》云：

穎川陳氏沖一，出生於唐國福建省漳州府龍溪縣。曾任皇明大醫院官。當明季遭亂逃清。崇禎年中航渡薩摩，為薩州侯聘為侍醫。而後又依太守島津脩理大夫義久入道龍伯君之命，入贅雅成之家，以橘氏之實女為妻，生二男一女。長男開祖穎川藤左衛門尉道隆。二男號穎川藤右衛門，留居薩都，領三千石俸，今姓穎川，曾連續任官於薩侯之下。右沖一到老年，由於長男藤左衛門之任官於長崎，是以移居長崎。寬永元年甲子(1624)三月初三日卒，諡皇明福建漳龍沖一陳君。葬於長崎本蓮寺，後福濟寺建立，乃遷葬於福濟寺山內¹⁸。

由引文可知：陳沖一原籍福建漳州府龍溪縣，以醫學見長，且為明廷所用，崇禎時期因清亂而移徙日本今鹿兒島，因醫學專長，不但受聘於薩摩藩，且獲青睞而娶日籍婦女隅屋橘氏為妻，育二男一女，後改日姓穎川的陳氏家族，於是在日本

17 同註15，頁2-5。

18 《穎川一族統譜》，頁1。按原文為日文寫成，引文為筆者之譯文。

今鹿身島的薩摩建立。到陳沖一年老之時，因長男藤左衛門任官長崎，留遺次男及妻女於薩摩，而與長男共赴長崎，該家族亦因此由薩摩擴散至長崎，長崎穎川家系以此為契機而逐漸建立起來。不過其中存在兩個移居時間的疑點，是即何時移至日本？又何時移至長崎？《穎川一族統譜》等雖提及分別在「崇禎年中」及陳沖一年老之時，但頗為含混與訛誤，前輩渡邊庫輔、宮田安、李獻璋等均曾加考訂，卻也未提出確切時間，約而言之，陳沖一在明神宗萬曆二八～三九年間（日慶長五～一六年，1600-1611）抵日薩摩，又在萬曆四三～天啓三年（日本元和年間，1615-1623）由薩摩遷移至長崎¹⁹。

嚴格說來，長崎穎川家族之建立、改日本姓穎川及展露頭角，都在所謂初代穎川藤左衛門陳道隆時期。《長崎下筑後町穎川家譜》與《穎川一族統譜》對此均有所記載，惟前者的敘述較為清楚，故以之為主要依據。《長崎下筑後町穎川家譜》云：

穎川藤左衛門尉道隆，宗祖陳沖一之長男也。出生於薩州都城。時長崎方面缺乏唐通事通辯達者，其奉行所與該地有所關連，是以移至長崎。寬永十七辰年（1640）馬場三郎左衛門樣拓植平左衛門在職之時，受派小通事。……無嗣子，故收陳沖一同鄉漳州龍溪人葉我欽之實子名葉村藤右衛門者為養子，並妻以長女以為繼承。……右女子十五人，其中一人嫁船籠町乙名田口某，一人嫁大黑町乙名德岡氏，餘則不詳。延寶四年（1676）八月初十日卒，諡流光院殿德盛道隆陳公大居士。……妣長崎前代官末次平藏女兒，慶安五年（1652）壬辰六月二十九日卒。……又：娶津龍郭裕寰之實女為妻，是或為南陽院妣瓊林院之母，寬永一七年庚辰（1640）卒。……²⁰

其所以移至長崎任職通事、娶郭裕寰女兒及末次平藏女兒為妻妾、收養義子、養育女兒等有關家庭之建立文中顯露無遺。至於如何展露頭角，同譜記載初代穎川藤左衛門與長崎唐人四福寺之一的福濟寺之關係，多少可以看出端倪，該譜云：

19 渡邊庫輔手稿，《陳氏、葉氏》（長崎縣立圖書館藏，架藏號碼316·13·367），頁1-4。宮田安《唐通事家系論考》，頁23-24。李獻璋《長崎唐人の研究》，頁203-2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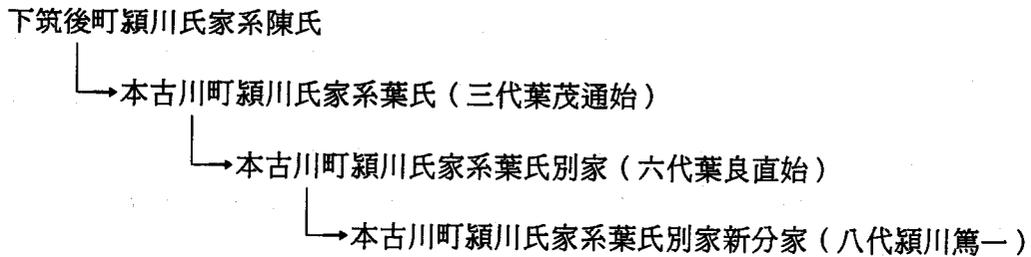
20 《長崎下筑後町穎川家譜》，頁2-4。

分紫山福濟寺之事，該寺原為唐僧覺晦禪師開闢之地，然向無弟子住職，自唐國福建請泉州府晉江縣人俗姓林氏、時任溫陵開元寺長老蘊讓戒琬來寺。時慶安二年己丑。藤左衛門以檀首之態，建立諸堂伽藍，（福濟寺）全備。大門額亦為檀首穎川藤左衛門及戒琬所立。先前泉州方面諸船主即商議，以藤左衛門為檀首，開始寄付香油錢，福濟寺之宗旨因此得不斷²¹。

以上所述，可知穎川家系之所以能在長崎立足，展露頭角，固然應該歸功於陳沖一的開創先機，但是藤左衛門陳道隆所奠定的深厚基礎才是其中的關鍵，是以各家譜均尊之為初代。此後，穎川家系即以此為基石，透過婚姻暨收養等社會行為，世代相傳，孳衍繁榮，終而蔚為一大家族，甚至躍升為長崎「譯司九家」之一，屬「名門中的名門」²²。

至於穎川家系的結構又如何？茲為方便解決此一問題，擬先綜合四種家譜的記載，另參酌宮田安《唐通事家系論考》等書，製作成下列兩表：其一為〈穎川家族世系表〉：

表一 穎川家族支系表



其二為〈穎川家族成員及其關係表〉：

21 同註20，頁3。

22 長崎縣教育會，《中國文化と長崎》（長崎該會，平成元年三月），頁99-100。

綜觀上列兩表及回歸各種家譜，可以明顯的看出，整個家族大體可分為下筑後町穎川家系陳氏、本古川町穎川家系葉氏及本古川町穎川家系葉氏別家三大系統，另附有本古川町家系葉氏別家新分家，日姓均為穎川，但唐姓則有陳、葉之分。

所謂下筑後町穎川家系陳氏，顯名思義，即長遠居住下筑後町，屬陳沖一裔的穎川家系。依《長崎下筑後町穎川家譜》的記載，迄至穎川源三郎死(1905)止，包括始祖在內，共傳十一代，計為始祖陳沖一(?-1624)、初代穎川藤左衛門陳道隆(?-1676)、二代穎川藤右衛門葉茂猷(?-1697)、三代穎川四郎左衛門陳道樹(1669-1723)、四代穎川藤左衛門陳道慶(?-1740)、五代穎川藤左衛門陳道芳(1720-1787)、六代穎川藤左衛門陳道恒(1760-1825)、七代穎川源三郎陳道弘(?-1846)、八代穎川藤左衛門陳道恭(?-1859)、九代穎川四郎次陳道香?-1860)、十代穎川源三郎陳道宏(?-1905)。該系的唐姓除第二代姓葉以外，其他都姓陳，因此視為穎川家系的本支應無不可。其日本名字亦幾乎稱藤左衛門，意義上除顯示日本「譯司統譜」之特殊外，又隱含上下傳承之意。世代相傳過程之中，二代、四代、五代、六代、七代均以初為養子，後為女婿姿態入繼，其中六代更特殊，兼俱五代的養子、女婿、姪子三種身分於一身，從此，多少顯露其女多男少的跡象。該系歷代表現比較傑出的，除初代穎川藤左衛門陳道隆外，應屬二代及三代。二代穎川藤右衛門葉茂猷係以養子兼女婿入繼，其生父為陳沖一同鄉的葉我欽，其重要作為有：一、先後擔任稽古通事、小通事、大通事、通事目附；二、經長崎奉行所等同意，另創兩支通事家系，是即本古川町穎川家系葉氏及吳宗圓始祖吳氏家系；三、為悟真寺建本堂及釣鐘。三代穎川四郎左衛門陳道樹，「南陽院實子也，年青時任稽古通事，因病辭。通和漢文學。因薩州守之荐上京任近衛家仕官，其後四十五歲罷歸長崎。正德三巳年駒木根肥後守樣大岡備中守樣任職時，受任風說定役，至享保八年止，計任職十一年。四郎左衛門又提拔穎川八郎右衛門先祖為通事」²³。

再就本古川町穎川家系葉氏而言，宮田安《唐通事家系論考》曾云：「二代茂猷之實子三代四郎左衛門雅昶（陳嚴正）繼承穎川家系陳氏，其養子藤七茂通

23 以上參見《長崎下筑後町穎川氏家譜》，頁1-8。

則建別家而立穎川葉氏，二代茂猷之唐通事家職，亦以繼穎川家系而傳遞後代。代代居住本古川町，墓在崇福寺後山」²⁴。可見本系係源自下筑後町穎川家系陳氏，只是唐姓改爲葉。世居本古川町。依《長崎本古川町穎川家家譜》之記載，該系自三代藤七葉茂通創系起至九代穎川甲子郎葉世寶死(1901)止，共歷七代，依序爲三代穎川藤七葉茂(1665-1713)、四代穎川藤四郎葉茂濟(1681-1733)、五代穎川四郎太葉茂矩(1710-1774)、六代穎川四郎太葉延年(1767-1820)、七代穎川豐十郎葉重明(1800-1870)、八代穎川保三郎葉重寬(1831-1891)、九代穎川甲子郎葉世寶(1864-1901)。關於三代穎川藤七葉茂通之建立穎川家系葉氏事，《長崎下筑後町穎川家譜》云：「(二代)藤左衛門實家有弟名葉村藤七者，給予新役株，以穎川爲姓，以唐姓葉之由來也，亦本古川町穎川之始也」²⁵；《穎川家譜》亦云：「三代穎川藤七茂通，二代左衛門養子、五十九歲，智妙院賢光居士葉府君，明曆元未年五月一日酉時生。……右實父母，深雲院安仁宗德周府君，福建泉州府城內生、長崎住，俗名周震官，天和三壬戌年十二月廿三日歿，廣流院貞源孺人星野氏。……或爲南陽院(即二代藤左衛門葉茂猷)之弟」²⁶，但兩者均語焉不詳，反倒宮田安引用《唐通事會所日錄》的記載而作了合理的解說：「茂猷於元祿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收周清衛門爲養子，而後將之改名爲穎川藤七郎。穎川藤七較四郎左衛門雅昶(即二代茂猷之實子，唐姓陳)年長十四歲。……實子四郎左衛門雅昶於元祿二年左右出任稽古通事，不久即因病而辭去唐通事職，轉而遁入學問之道，二代茂猷遂而以該養子藤七繼唐通事」²⁷。至於世代之相傳，幾乎都是父傳親子，只有六代穎川四郎太葉延年傳給既是養子又是女婿的七代穎川豐十郎，其所以如此，並非沒有親生子，而是親生子穎川四郎八先前已過繼給親弟穎川太藏葉良直當養子。從該系幾乎父傳子的世代傳遞這種情況來看，其人丁之旺似乎要比穎川家系陳氏強些。依據《本古川町家譜》之記載，該系歷代諸人除擔任通事之外，未見其他重大作爲，惟就其他

24 宮田安，《唐通事家系論考》，頁51。

25 《長崎下筑後町穎川家譜》，頁5。

26 《穎川家譜》，頁3。

27 宮田安，《唐通事家系論考》，頁51-52。

史料，仍可看出仍有特殊表現者，如崇福寺第一峰門〈穎川重寬先生之碑〉即在描繪第八代穎川保三郎葉重寬之行誼，該碑文云：「正六位勳六等穎川重寬君，通稱保三郎。世世長崎之譯司也。明治維新之際，奉職外務省，累進書記官，後轉文部省，任東京商業學校一等教諭。其在外務省也，奉命從大使使清國者，前後三回。明治九年十二月，敘勳六等，賜單光旭日章。廿一年二月，以積年勤勞，特旨進位階，陞敘正六位。君以天保二年辛卯十月廿日生，明治廿四年辛卯四月廿一日卒，享年六十一。銘曰：象胥之學，續繼前緒，對記如流，爰借毫楮。功績匪小，昌位攸敘，名聯勳冊，子得其所」²⁸。

再就本古川町穎川家系葉氏別家而言，係源自本古川町穎川家系葉氏。依《穎川家譜》之記載，自六代穎川太藏葉良直(1755-1785)創葉氏別家起，歷七代穎川四郎八葉雅之(1794-1858)、八代穎川君平葉雅範(1822-1862)、九代穎川君平葉雅文(1843-1919)，至十代穎川春平(1863-1896)止，共計五代。先居住長崎本古川町，經移東京後，定居神戶北野町。其創家之祖六代穎川太藏葉良直係本古川町穎川家系葉氏五代穎川四郎太葉茂矩之次子，其上有異母之長兄穎川藤十郎，下有同母之弟本古川町穎川家系葉氏六代穎川四郎太葉延年，但從小即入繼以陳三官為祖的穎川家系吉次郎當養子，並繼承吉次郎為通事，是以獨創新家，就血緣而言，仍屬本古川町穎川家系葉家，故稱之為本古川町穎川家系葉氏別家，其創主亦延續前代而稱六代。其世代之傳遞，大致都是父傳子，只有第七代穎川四郎八葉雅之以姪子兼養子身分繼承。各代婚姻大多一妻，惟獨八代穎川君平竟共有四妻，是即島田勇子、盧愛子、吉野多喜子，其中島田勇子是本古川町穎川家系葉氏八代穎川保三郎葉重寬的養女。歷代之中，表現最傑出的應是九代穎川君平葉雅文，在舊政府時代即一如祖先擔任通事，明治維新之後，先後任東京府市場通辯、使清特使隨從、神戶稅關長等²⁹。其所著《譯司統譜》及《穎川家譜》更是研究長崎華僑重要的史料³⁰。

長崎穎川家系除上述下筑後町穎川家系陳氏、本古川町穎川家系葉氏、本古

28 引自張鶴琴，《長崎談叢》（臺灣商務，民國六四年八月），頁9。

29 以上參閱《穎川家譜》，頁7-19。

30 中村實《近世の日本華僑——鎖國と華僑社會の變容》，頁207-208。

川町穎川家系葉氏別家等三大系之外，依據《穎川家譜》，還有所謂「本古川町穎川家系葉氏別家新分家」，是由七代穎川四郎八葉雅之的嫡長子穎川篤一葉雅典所創，見諸於家譜者共計二代，其第二代分由兩妻所生，前妻服部氏生男穎川安之進及女春月院登和子，後妻加禰子生穎川雅言及早逝之女兒三人³¹。

四、穎川家族與日本社會之關係

穎川家族既以三大支系甚至可說是四支系的龐大勢力在日本長崎活動約三百年之久，其中又不乏賢能碩彥之士，是以該家族之各種行爲，勢必對日本社會造成相當的影響，相對的，日本社會也勢必對穎川家族有所激盪，乃至呈現其因應之跡。

吾人在前節穎川家族的形成時，即曾提出穎川家族如同其他任何家族一樣，透過婚姻及認養等社會行爲而組合其家族，但也正因為這種行爲的採行，以致造成其與日本社會的結合。此處所謂日本社會，係以人或家庭爲出發點，涵攝兩個層面，一爲日本人氏，一爲僑居日本，但已幾乎日化的唐人。先就與日本人氏結婚方面而言，穎川家族娶日人爲妻妾而在各家譜明確登載者，下筑後町穎川家系陳氏的有：始祖陳冲娶隅屋藤九郎女兒、初代穎川藤左門陳道隆娶長崎富商兼代官末次平藏女兒、三代穎川四郎左衛門陳道樹娶町年寄藥師寺又三郎女兒、五代穎川藤左衛門長女嫁波止場役白木長右衛門長子、十代穎川源三郎陳道宏娶初村氏，共四位；本古川町穎川家系葉氏的有：四代穎川藤四郎葉茂濟娶田口氏、五代穎川四郎八葉茂矩娶天野氏、六代穎川四郎太葉延年娶德見氏、八代穎川保三郎葉重寬娶賀古氏，共四位；本古川町穎川家系葉氏別家的有：六代穎川太藏葉良直娶吉岡氏、七代穎川四郎八葉雅之娶村上氏、九代穎川君平葉雅文娶島田勇子及吉野多喜子，計四位；本古川町穎川家系葉姓別家新分家的有：穎川篤一娶服部氏，計一位。全家族總共十三位。其實應不只此數，蓋其中不少因記載不明而無法辨識者。至於穎川家族嫁予日人爲妻的，下筑後町穎川家系陳氏的有：初代穎川藤左衛門女兒一嫁船籠町乙名田山氏、一嫁大黑田町德岡氏、四代穎川藤

31. 《穎川家譜》，頁16。

左衛門陳道恭一女サク嫁井福氏、一女ツル嫁荷蘭大通詞楢林重右衛門、五代穎川藤左衛門陳道芳一女嫁町乙名立石市左衛門、一女嫁町乙名字野照之亟、六代穎川藤左衛門陳道恒一女嫁西築町乙名荒木金四郎、一女嫁加福氏、一女嫁岩永喜四郎，計九位；本古川町穎川家系葉氏的有：八代穎川保三郎葉重寬一女嫁法學博士井上正一，計一位；本古川町穎川家系葉氏別家新分家的有：穎川篤一女兒登和子嫁齊藤友三郎，計一位，總共十一位。透過這種聯姻而形成的力量，根據家譜是絕對無法估算，但若以宮田安在《唐通事家系論考》中，認為初代穎川藤左衛門陳道隆所以能夠對福濟寺大量捐贈，很有可能來自富商兼「代官」的岳家末次平藏這種說法來看，其端倪多少可見。再者，無論是穎川家族娶或嫁日人，除了透露其日化程度之日益加深外，兩者不但不相排斥，反倒刻意交融，亦可得知。

再就與日化唐人結婚方面而言，穎川家族娶日化唐人者，下筑後町穎川家系陳氏的有二位：初代穎川藤左衛門陳道隆娶同鄉郭裕襄女、五代藤左衛門陳道芳娶唐人屋敷出入外科醫生穎川鶴翁女；本古川町穎川家系葉氏別家的有三位：八代穎川君平葉雅範娶福建延平府沙縣盧氏家系八代通事盧作太郎女兒盧えひ、九代穎川君平葉雅文娶上述盧作太郎之孫女盧愛子、同人另娶福建福州府長樂縣彭城家系劉氏九代通事彭城三十郎女彭城佐登子，共計五位。穎川家族嫁日化唐人為妻的，下筑後町穎川家系陳氏的有二位：初代穎川藤左衛門陳隆女兒嫁同鄉葉我欽子、三代穎川四郎左衛門陳道樹女嫁福州福清林家系林氏林三郎兵衛子；本古川町穎川家系葉氏的有一位：六代穎川四郎太葉延年女嫁同鄉西村家系第五代通事西村金兵衛之子，共計三位。這些屬於穎川家族的女婿，另又兼其養子身分，是先認養抑或先嫁娶不得而知，因此入贅與否，亦難判別。這種與日化唐人有婚嫁關係的共計十一位，在總數上雖遠不如與日人結婚的廿四位，但並不表示其與日人結婚的意願高於與唐化日人，而是客觀環境下，日人家庭遠多於日化唐人所造成的。換另一個角度來看，在當時長崎有限的日化唐人家庭當中，與穎川家族有姻親關係的就有如此之多，這種現象多少說明唐人相互提攜及共任通事職所培育出來的隆厚同事情誼。

以上係就婚姻而論，至於認養方面，穎川家族採行的頻率不低，共計十八位。且有收養及外送之分。根據家譜，其收養的共有十一位，屬下筑後町陳氏的

有七位，分別為：初代穎川藤佐衛門陳道隆收養日化唐人葉我欽之子、二代穎川藤右衛門葉茂猷收養泉州日化唐人周辰官之子、三代穎川四郎左衛門陳道樹收養日化唐人林三郎兵衛之子、五代穎川藤左衛門陳道芳收養其弟荒木藤右衛門之子、六代穎川藤左衛門陳道恒收養白木長右衛門之子、七代收養日化唐人何庄右衛門之子穎川文之助；本古川町葉氏的有六代穎川四郎太葉延年收養西村金兵之子及其兄穎川太藏之子；本古川町葉氏別家的二位：六代穎川太藏葉良直收養其弟穎川四郎太葉延年之子及穎川八十吉。比較上以下筑後町陳氏的七位居多，而其所以如此，該支人口結構女多男少是主要因素。至於外送當別家養子的共八位，下筑後町陳氏的有二位：即四代穎川藤左衛門陳道慶次男外送唐通事岩永家系三代岩永傳左衛門³²及三男外送日人荒木氏；本古川町葉氏的有二位：五代穎川四郎太葉茂矩次男外送日化唐人祖陳三官之穎川家系穎川吉次郎、六代穎川四郎太葉延年嫡長子送其弟穎川太藏葉良直；本古川町葉氏別家的有三位：六代穎川太藏葉良直次男送其弟穎川四郎太葉延年、七代穎川四郎八葉雅之次男外送日化唐人盧氏家系別家盧太郎、八代穎川君平葉雅文次外送日人吉富氏；本古川町葉氏別家新分家有一位，是即穎川篤一長男外送日化唐人盧氏家系別家盧恭平。如前文所述，這些收養的多兼女婿身分，姑不論養婿之先後，兩者無非不是在一、遵照日本政府有關通事制度以父傳子之規定，二、維持家庭財業於不墜³³。

總而言之，穎川家族透過婚姻及認養，不但使穎川家族的枝葉更加繁盛粗壯，也使其觸角伸向日本社會，而日本社會也因此頗能加以包容與涵攝³⁴。

穎川家族與長崎唐廟的關係是觀察該家族與日本社會，尤其是長崎唐人社會關係的又一角度。依據家譜記載，長崎各寺廟之中，與穎川家族關係比較密切的有兩座，一是位於稻佐的悟真寺，一是位於金紫山的福濟寺。《穎川一族統譜》云：

藤左衛門道隆延寶四年八月初十日卒，築葬於悟真寺墓地。……妣長崎先

32 宮田安，〈補遺唐通事家系論考〉，（《長崎市立博物館館報》廿五號，昭和六十年三月），頁13。

33 中村質，〈近世の日本華僑—鎖國と華僑社會の變容〉，頁213-215。

34 內田直作，〈日本華僑社會の研究〉（東京同文館，昭和廿四年九月），頁1。

御代官末次平藏娘，慶安三壬辰年六月廿九日卒，亦葬之於悟真寺境内流光院（即陳道隆）之側³⁵。

《下筑後町穎川家家譜》又云：

稻佐悟真寺自始即有因緣之寺也，是即曾捐獻建立本堂及釣鐘³⁶。

兩者所記，雖不如該寺收藏的釣鐘銘文所記「自我藤左衛門陳居士興為譯官，歷任三十餘載，……仍為玄門護法，恪致精誠，故斯寺將頽而復興，香花幾廢而幸續」般的露骨³⁷，但多少顯露穎川家系與悟真寺的關係。至於其與福濟寺的關係，則遠比與悟真寺的密切許多。《下筑後町穎川家家譜》云：

分紫山福濟寺之事，元唐僧覺晦開闢之地，然一直缺弟子住職。流光院（即陳道隆）乃自唐國福建敦請泉州府晉江縣人俗姓林氏，時任溫陵開元寺長老的蘊讓戒琬禪師來寺，時慶安二年己丑。藤左衛門以檀首建立諸堂伽藍，寺是以全備，其大門額亦由檀首穎川左衛門及戒琬所立。自始泉州方諸船主即曾商議，以左衛門為檀首，開始寄附香油銀，福濟寺之宗旨因此得以不絕，而寺中所設開山堂牌位亦因此設立藤左衛門流光院之木像以為供奉。……關於分紫山墓地，原在春德寺、本蓮寺者，均移之於福濟寺³⁸。

由住持之邀請、堂殿之建立，乃至寺廟財政之籌措，幾乎均由所謂檀越之首的初代穎川藤左衛門陳道隆負責，其關係之密切莫此為甚。穎川家族憑著此一關係，而大展其在長崎唐人社會的影響力。蓋福濟寺乃所謂長崎唐四寺之一，與興福寺、崇福寺及聖福寺一樣，具備下列多項功能：一、來航唐船媽祖神像的寄存，並祈求航海安全；二、祭禮：每年定期舉行清明、媽祖、關帝、中元、觀音等祭拜儀式；三、葬禮：負責「住宅唐人」及船難船員之葬禮、地，如有遺體欲運回本國者，又兼代停柩；四、救濟活動；救助落難或貧困之唐人；五、捐獻與回

35 《穎川一族統譜》，頁2。

36 《長崎下筑後町穎川家家譜》，頁5。

37 引自李獻璋《長崎唐人の研究》，頁206。

38 同註34，頁3。

39 劉序楓，《清日貿易史の研究——長崎貿易時代(1644-1861)為中心》，頁36-37。

贈；透過唐船的捐獻與寺廟的回贈，從事所謂走私貿易³⁹，信徒們透過這種功能，參與其中的活動，正如長崎縣教育會編《中國文化と長崎縣》所云：「唐寺一建立，即成爲唐人的集會所，同時也成爲與日本人交流的場所」⁴⁰。所謂社會互動自然產生。穎川家系既是福濟寺的檀越，甚至曾爲檀越之首，經由福濟寺而與唐人社會、日本社會產生互動是可想像的。

穎川家族擔任唐通事也是觀察其與日本社會關係的角度之一，茲試論之。穎川家系自初代穎川藤左衛門陳道隆於寬永十七年(1640)七月受任小通事，而開穎川家系任職唐通事之先風以後，迄至慶應三年(1867)通事制度廢除止，整個家系擔任過「唐通事三役」的共有一〇六位：計大通事十八位，小通事廿五位，稽古通事六三位，人數之多居各家系之冠⁴¹，其中不乏長期擔任者，如本古川町葉氏五代穎川四郎太葉茂矩便是一例，《穎川家譜》云：

享保八年五月廿七日受任稽古通事、享保十八丑年七月廿八日受任小通事末席、享保十八丑年十一月十三日受任小通事，延享四卯年正月十一日受任大通事，受用銀式拾貫貳百目，安永三年六月廿一日巳時歿。在職五十二年⁴²。

唐通事原是日本官僚體系中之一寶，穎川家系依其世襲制度而長久擔任斯職，因此視爲日本社會之一員應無不可。而其執行通事職務，更可發現其中之互動，蓋通事之職掌大致有通譯、貿易、外交及秩序維持四大項，就通譯業務方面而言：一般性的溝通是用口頭，但有關諸法令或貿易額的布達，以及唐人的請願則非書面不可，通事必須將原本翻譯成譯本。就貿易業務方面而言：唐船入長崎港時，需在船上調查船的起帆地、船員姓名、海外情報，作成船員名簿及「風說書」，並將貨物目錄加以翻譯等。就秩序維持方面而言：唐通事需負取締唐人之不法，並維持「唐人屋敷」的秩序，如防止走私貿易、吵架、火災等。就外交業務方面而言：聽取各船之海外情報後，加以整理，編成「風說書」，以便向幕府提出⁴³。執行時所接觸的對象包括日本各界及華商等，每次任務亦非一朝一夕

40 長崎縣教育會，《中國文化と長崎縣》，頁75。

41 同註40，頁41。

42 《穎川家譜》，頁5。

43 中村實，《近世の日本華僑——鎖國と華僑社會の變容》，頁210-212。

可以完成，因此時候越久，次數越多，交流的程度也就越加深刻。

再就穎川家系成員的文化行為在日本社會所引發的回響加以討論。穎川家族也許因為血統、任職通事、家族傳統，以及日本屬於中國文化圈之一等主客觀因素，所以出現不少文化人，他們也多能發揮所長，博取敬重之外，更具相當影響力，如下筑後町穎川家系陳氏三代穎川四郎左衛門陳道樹（又作嚴正）便是其中一例，《長崎筑後町穎川家譜》云：

四郎左衛門和漢文學俱佳，因薩州侯之荐，上京，以近衛家仕官⁴⁴。

文中所言相當含混，如果證諸盧千里《長崎先民傳》之記載，其真象更為清晰。《長崎先民傳》卷上學術陳嚴正條云：「陳嚴正，字雅昶，父茂猷，為譯士。嚴正少承父職，任譯士，未幾以病辭免。為人魁奇高邁，智識過人，涉獵經史，淹貫古今，於本邦典故，靡不究覽，家多藏書，至數萬卷，構一書閣，扁曰立習，內蓄二酉之書，並納古器古畫，或有人賞鑑，即欣然出示，不若桓玄，因容污畫，不設寒具也，世稱曰陳書閣，左有鏗山，松竹鬱茂，奇石偃蹇。嚴正乘閒，攜二三同志登眺，舉觴賦詩，詠歌以暢意焉。乃遍歷諸邦，探山古蹟，考其風土物產。其在京，則出入禁門，公卿大臣俱寵愛之，有疑義，則就嚴正質問，可謂榮矣」⁴⁵。兩相印證，可知陳嚴正確實和漢文學俱佳，學貫古今，尤其難能可貴者，一、不吝公開藏書度畫，為文化人共閱同覽，二、入京與公卿大臣遊，並就其所知，答覆日本中央有力人士之詢問。遺憾的是，缺乏足以說明其具體結果的資料。雖然如此，但正面的成果應該是存在的。另再以本古川町穎川家系葉氏別家七代穎川四郎八葉雅之及九代穎川君平葉雅文祖孫為例。上面即曾引過的《長崎本古川町穎川家家譜》編者堀百千類似跋之後記云：

阿波國長大之前川文藏赴長崎遊學，寓居穎川四郎八君之家。後經該君之斡旋，建麗澤社，以教授唐通事之子弟，後歸國，充舊德島藩儒員。嗣經其介紹，余父德島藩醫井上仲庵為醫學，偕書生忠津某赴長崎，亦寓居穎川四郎八家，歷時一年餘。時其孫君平甫六歲耳。三十餘年之後，君平歷

44 《長崎下筑後町穎川家譜》，頁2。

45 盧千里，《長崎先民傳》（長崎海色社，昭和九年十月），卷上學術陳嚴正條，頁7-8。

任諸官，乃至來神戶長稅關，余適為稅關屬吏，在其麾下掌管文書多年，…
…依其高囑，撰就此穎川家譜及時思錄⁴⁶。

從引文中可以瞭解：一、七代穎川四郎八葉雅之對於遊學長崎之日人如前川文藏、井上仲庵等提供住宿，以為照顧，展現穎川家族與日本社會之互動；二、同氏為教育唐通事子弟（包括穎川子弟在內），設立學校——麗澤社，延聘日人儒生前川文藏充當教師，又再一次展現互動關係；三、九代穎川君平葉雅文囑其屬下人堀百千，亦即曾受其祖父照顧的遊學生井上仲庵之子，撰寫《穎川家譜》及《時思錄》，過程及結果充分展現雙方間關係之密切。

綜合以上所述，可知穎川家族透過婚姻、認養、建立寺廟、擔任通事及文教等各項，與日本社會緊密結合，其能長期活躍包括長崎僑界在內之日本社會，關鍵亦在此也。

五、結 論

早期長崎華人史是海外華人史上的重要課題，不少中日學者早已投注心力，加以研究，成果不能說是不大，但以微觀角度，確實運用原始資料之一一家譜，探究某一家系的形成、結構，進而討論其與日本社會之關係的，則不曾見有，本小文即朝此方向，作試探性的研究。

四種穎川家譜，分由其家族或友人傳抄編輯而成，是即《穎川一族統譜》、《穎川家譜》、《長崎下筑後町穎川家譜》、《長崎本古川町穎川家家譜》，分就穎川三大家系成員的名諱、生卒年月日、墓葬及重要經歷等加以記述。

根據四種家譜的記載，長崎穎川系形成於陳沖一，奠基於穎川藤左衛門陳道隆，而後日益繁衍，因出身、任通事職及居住地之不同，而分成下筑後町穎川家系陳氏、本古川町穎川家系葉氏、本古川町穎川家系葉氏別家三大系。

穎川家系除了世代傳遞而構成其自我家族社會之外，更通過婚姻、認養、建寺廟、擔任通事及從事文教等各項，與日本社會結合，甚至在互動情形下，與其他日本早期的華人一樣走向日本化，似此，應非其始祖陳沖一預料所及者，亦非其他地區的海外華人所能想像與比擬者。

46 《長崎本古川町穎川家家譜》，頁5-6。